

第 1 日

開心記憶源自那種「第一天」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一 1~5

1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里的眾聖徒，以及諸位監督和執事。2 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3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上帝，4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總是歡歡喜喜地祈求，5 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單從這五節經文，沒有很多人能察覺，寫信的使徒保羅其實正在監獄之中，前途生死未卜。根據他的手筆，你看不見一個典型死囚的沮喪或哀愁，也找不到任何埋怨別人過往沒有好好對待他的鬱結。我們可見的，盡是歡歡喜喜的祝福、感謝及祈求。

大家若翻開使徒行傳十六章 11~40 節，你會發現保羅當初到腓立比的佈道植堂過程，其實充滿著「火藥味」，並帶來不少社會性的爭議。因著釋放一個被占卜的靈附身的使女，保羅與西拉竟然被帶到腓立比市的行政官長們面前，受到當地社會權貴的極度挑釁性的政治控訴：「這些騷擾我們城的，他們是猶太人，竟傳布我們羅馬人所不可接受、不可遵守的規矩。」（徒十六 20~21）就在這個號稱「小羅馬」的腓立比市，保羅也許經歷了人生第一次被圍毆：「群眾就一齊起來攻擊他們。官長們吩咐撕開他們的衣裳，用棍子打；打了許多棍，就把他們下在監裏，囑咐獄警嚴緊看守。獄警領了這樣的命令，就把他們下在內監，兩腳拴在木架上。」（徒十六 22~24）

沒錯，保羅與西拉最後是獲得釋放，腓立比的官長們聽見他們是羅馬人之後，就因著擔心被保羅追究，而感到害怕。但當保羅回想腓立比信徒認信的「第一天」（τῆς πρώτης ἡμέρας），他卻似乎沒有任何的「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想到的卻總是歡歡喜喜的（μετὰ χαρᾶς）回憶。為什麼保羅有這麼高的「抗逆能力」及「正向思維」？他有什麼秘訣？他所認識的耶穌，與我們認識的，有什麼不同？為什麼死亡彷彿對他毫無負面的影響力？為什麼他明明已因傳福音而被羅馬帝國收監，他還可以繼續鼓勵腓立比信徒去「同心合意興旺福音」？難道他希望別人與他一同去「送死」？他這樣做，會否是出於任何私心，向初信的人施加壓力，要求別人的認同？換句話說，他這樣做，倫理上是否正確？還是他正以自己使徒的權勢要求別人一同效法他（腓三 17）？

就在未來的一個月，盼望大家與我一同藉著腓立比書走進保羅的敘事世界，向他學習，一同深思基督耶穌的心。

思想：

- 你可曾經歷一些旁人眼中看為失敗的事，但藉主賜的眼光，你卻看見不一樣的恩典，叫你歡歡喜喜？為什麼可以這樣？你有什麼秘訣？
- 當你對未來感到迷惘時，你心中泛起的故事的「第一天」，與先前充滿喜樂的「第一天」，有什麼不一樣？為什麼會這樣？

第 2 日

三者共同作工的美麗圖畫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一 3~8

3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上帝，4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總是歡歡喜喜地祈求，5 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6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這工作。7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裏；無論我是在捆鎖中，在辯明並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蒙恩。8 我以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眾人，這是上帝可以為我作證的。

腓立比書一章 3~8 節這個段落，可以用一個扇形結構 (chiastic structure) 去鋪排。所謂扇形 (或交叉)，就是指一段經文的內容，可以用 A B C B' A' 的形態去排列，A 與 A' 平行或相對，B 與 B' 平行或相對，而 C 則是置中。根據這結構，你會發現保羅在 3~4 節 (A) 與 8 節 (A')，先後記述了他對腓立比教會的愛及委身。3~4：「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總是歡歡喜喜地祈求」；8：「我以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眾人，這是神可以為我作證的。」進深一個層次，在 5 (B) 及 7 (B') 節，保羅就將主客方向對調，回憶腓立比教會過往對他的支持。5：「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7：「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裏；無論我是在捆鎖中，在辯明並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蒙恩。」

讀畢第 7 節，可能你會感到費解，經文不是說保羅將腓立比信徒放在他心中嗎？在此要稍稍引用原文的分析。參考第 7 節「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裏」的希臘原文 (διὰ τὸ ἔχειν με ἐν τῇ καρδίᾳ ὑμῶν)，其實可以翻譯為「因為我常在你們心裏」。英文譯本 NRSV，就將這句翻譯為“because you hold me in your heart”。來到「核心」位置的第 6 節，保羅就更進一步，從前兩層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支持，推展到上帝在人生命裏的工作：「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這工作。」

A:1:3-4 保羅對教會的愛及委身

B:1:5 腓立比教會過往對保羅的支持

C:1:6 上帝在腓立比信徒裏自始至終不斷的工作

B':1:7 腓立比教會過往對保羅的支持

A':1:8 保羅對教會的愛及委身

由此，我們看見一幅三者共同作工的美麗圖畫。最外層有保羅，中間層是腓立比信徒，最核心的是上主。一方面，保羅提醒腓立比信徒謹記他們是他的福音親密戰友；但另一方面，保羅指出背後都是因為上主「起始的感動」(ὁ ἐναρξάμενος ἐν ὑμῖν ἔργον ἀγαθόν)。神雖然是一切美好工作的開始，但保羅卻沒有否定人的努力。原來人因著配合神感動而作出的努力，可以是如此的美，不用以為「神人合作」就是否定「唯獨恩典」。讓我們一起努力，配合神的感動，向著標竿直跑 (腓三 12~14)，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ἡμέρας Χριστοῦ Ἰησοῦ)。

思想：

- 信仰若只強調人的工作，忽視背後神的感動，有什麼後果？
- 信仰若只強調神的工作，忽視往後人的努力，又會怎樣呢？

- 最近神正在你心中，開始什麼工作？有什麼東西正阻止你回應祂？

第3日

我的夥伴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一 7~11

7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裏；無論我是在捆鎖中，在辯明並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蒙恩。8 我以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眾人，這是上帝可以為我作證的。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不斷增長，10 使你們能分辨是非，在基督的日子作真誠無可指責的人，11 更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仁義的果子，歸榮耀稱讚給上帝。

作為廿一世紀的基督徒，我們大概會對使徒保羅充滿信任及尊重，對他為主耶穌所作出的一切努力，感到十分敬佩。但在第一世紀的五十至六十年代，這份信任卻並未立即出現。某程度來說，保羅實在十分需要腓立比信徒的支持。被囚於羅馬，正在等候審訊的他，無論在經濟及心靈上，都實在需要腓立比教會的支持。在腓四 15，保羅就這樣提到：「腓立比人哪，你們也知道我開始傳福音、離開馬其頓的時候，在收支的事上，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和我分擔。」似乎在馬其頓省，不是所有教會都如腓立比信徒這樣信任及支持保羅。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不少初期教會的領袖對「保羅的福音」仍然充滿著懷疑，甚至乎有敵意。根據腓立比書一章 17 節，其中一班信徒領袖，就甚至是出於自私及不良的動機去傳福音，為的只是企圖要加增保羅捆鎖的苦楚。從教義及群體身分的角度來看，初期教會的猶太人領袖仍在揣摩及爭論，如何因著基督，將以色列的故事轉化至普世的故事。保羅作為「外邦人的使徒」，因著傳揚福音招惹了帝國政權，甚至惹來「殺身之禍」，正是首當其衝。腓立比書的保羅，就是為到自己這樣的一個處境作出辯護。

故此，第 7 節的「你們都與我一同蒙恩」，意思就非泛指上帝一般的恩典、超然的賜福或永恆救恩。參考原文 *συγκοινωνούς μου τῆς χάριτος πάντας ὑμᾶς ὄντας*，另一可能的中文翻譯是「你們全部都是我的恩典的夥伴」，英文則可翻為“*You are all partakers of my grace*”。原來保羅在腓立比書所關注的，不是人如何得救的問題，而是如何辯證他的受苦是有主的心意（腓一 29），值得信徒支持及仿效（腓三 17）。這樣，我們對保羅之所以「切切想念」腓立比信徒，就多一份切身的理解了。我們仿佛聽到保羅在說：「腓立比信徒，多謝你們支持『我所理解的福音』呀！」

與保羅同樣面對一樣壓迫的腓立比信徒（腓一 30），就是這樣急切需要保羅的教導，讓他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不斷增長」（腓一 9）。因此，「使你們能分辨是非」就不是指一般的是與非，而是明辨：保羅代表基督受苦的福音事工，是值得腓立比信徒認同的。唯有這樣，他們才可以在基督的日子，成為「無可指責」的人，使榮耀歸給上帝（腓一 10~11）。

思想：

- 你對主擺上的愛心，是建基於什麼知識和見識之上？你可曾因著更深認識上帝的話語後，更新你對主擺上的愛心？
- 活在廿一世紀的末世時代，你可以怎樣預備好自己，準備為主受苦？上帝有否在你心中動工，叫你擺上時間、心力及金錢，承擔某人的生命？

第4日

新道理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一 12~14

12 弟兄們，我要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反而使福音更興旺，13 以致御營全軍和其
餘的人都知道我是為基督的緣故受捆鎖的；14 而且那在主裏的弟兄，多半都因我受的
捆鎖而篤信不疑，越發放膽無所懼怕地傳道。

根據古希臘的修辭學，腓立比書一章 12~18 節是保羅交代他書寫此信的歷史事件。這樣，以上 12~14 節的經文內容，就不僅是一般的「家常便飯」，亦非叫人好奇的軼事分享。這三節的內容是直接與整卷腓立比書的主題——保羅為自己的坐牢辯論，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的，甚至是腓立比書見證「誕生之地」(“birthplace” of his theologizing)。就此，《和合修》對 12 節對原文 μάλλον 的翻譯（「我所遭遇的事反而使福音更興旺」），的確比《和合本》（「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的優勝。讓我們嘗試代入第一世紀腓立比教會的處境，從常識的角度，當教會的創辦人被收監，並且有機會被處死，這個「新興宗教」的前途就算不是絕望，也應該沒有什麼希望了吧？羅馬帝國容納各民族能繼續敬拜自己的傳統宗教，但對新興宗教卻是特別的忌諱。保羅所遭遇的事（被監禁），理應使福音迅速萎縮，教會理應在打壓中解散，基督教理應從此在馬其頓以至歐洲大陸銷聲匿跡...

保羅卻看見另一幅圖畫：我所遭遇的事反而使福音更興旺。就在保羅的監獄之地羅馬，大部份在主裏的弟兄姊妹竟因保羅受的捆鎖而篤信不疑，越發放膽無所懼怕地傳道。換言之，保羅的見證，明顯與收信人腓立比信徒的預期不一樣，為腓立比信徒帶來驚奇及驚喜。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神藉保羅坐牢這事件，讓御營全軍和其餘在羅馬的人都「看見」了一個「新道理」的顯現 (φανερός)。參考保羅的習慣，他除了會用 φανερός (看得見) 去表達一些肉眼看得見的事物之外，亦會用它去表達一些於末世顯現出來，有關上帝的「屬靈看見」（羅一 18~19）。就是這屬靈「新道理」或「新視野」，首先叫保羅，再繼而叫在主裏的弟兄，多半都沒有因保羅的捆鎖而受困擾，反倒放膽傳道。《和合修》的翻譯：「我是為基督的緣故受捆鎖的」，雖然是符合希臘原文 (τοὺς δεσμούς μου φανεροῦς ἐν Χριστῷ γενέσθαι) 的文法邏輯，但跟上下文的「驚喜」脈絡顯得格格不入。

更貼切上下文的翻譯其實是：「我的捆鎖已顯明是在基督裏」。當一般人「看見」保羅的坐牢是代表福音受阻、保羅受挫、教會受累，保羅卻見證另一種「看見」：我的坐牢是出於主基督的美意，沒有離開祂的計劃。或者不同人的「看見」程度有別，但根據保羅的觀察，就連羅馬帝王的「貼身」禁衛軍 (praetorians guards)，都已發現：保羅的坐牢有基督的美意及主權。大部份在羅馬的信徒，都因著看見這「新道理」而無所懼怕地傳道了。為主受苦，成為了信徒認識上主的源頭。

思想：

- 你可經歷過為主擺上服事而招致逆境，甚至是吃虧？主有否藉那苦楚，對你說話，讓你得安慰，甚至認識祂更多，經歷從祂而來的平安及喜樂？
- 沒有基督的允許，保羅不會被羅馬帝國監禁。你最近有遇到什麼困境嗎？你相信基督在當中有祂的主權及美意嗎？

第 5 日

想藉傳福音去加害我？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一 15~18

15 有些人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有些人是出於好意。16 後者是出於愛心，知道我奉差遣是為福音辯護的。17 前者傳基督是出於自私，動機不純，企圖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18 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如何，只要基督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我還要歡喜，

福音原來可以用來害人，這段經文的確特別。在這裏，保羅對比兩班信徒對他見證的不同反應。在昨天，我談到保羅剛剛看見了一個「新道理」，一個有關他最近坐牢的理解：他為基督受苦，原來是有主基督的美意。一般來說，活於廿一世紀的基督徒，雖然談不上對保羅的教導樣樣「照單全收」，但也許不敢對他的教導心存懷疑，甚至公開挑戰吧？但在第一世紀，就在基督剛剛復活升天之後的那一代，不少猶太信徒領袖其實並未完全明白保羅的經歷（參彼後三 15~16），甚至對他的教導心存敵意。在腓一 15~18，一班信徒領袖就懷著加增保羅苦楚的動機，去傳揚福音。

怎樣的佈道能加害保羅？一方面，敵擋保羅之領袖所傳的福音，若與保羅所傳的一模一樣，是不太可能加增保羅的苦楚的；另一方面，這有機會成就的苦楚，亦不像是一種肉身苦楚，或是叫保羅有更大機會被斬首而已的苦。根據腓一 20~26 節，保羅根本一點不怕死。任何提高他殉道機會的策略，似乎不太像能加添他的苦楚。

最能令保羅痛苦的，是一個叫人不信他見證的「福音」。留意保羅在此如何形容另一班出於好意及愛心去傳基督的信徒：「知道我奉差遣是為福音辯護的」。故此，那個另類「福音」，正是要叫人拒絕相信保羅坐牢是對福音的傳播有益，及出於上主的心意。這「福音」不單會離間他與信徒之間的合一，更會教人偏離上主的啟示，失去更深認識基督的機會。這種「福音」，雖然依然「信」基督是救主，但卻「不信」上主會藉保羅的受苦經驗，向教會及信徒有什麼規範的教導。為了奪取萌芽中的初期教會話語權，為求叫信徒不信受苦與認識基督有任何關連，他們抹黑保羅，將保羅邊緣化。在他們眼中，保羅叫人仿效他（腓三 17），一同為福音受苦，實在是太危險，太不合時宜了。換言之，他們要為信徒群體樹立另一種榜樣，另一種的群體界線，與保羅搶奪初期教會的群體憲章。

奇怪的是，這種出於自私、動機不純的行動，卻沒有叫保羅有太大的擔憂。他寫道：「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如何，只要基督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事工果效最重要，服事動機是次要，保羅是在這樣鼓勵我們嗎？總之有人聽聞基督就可以了，自私的動機也是可接受的，對嗎？保羅「為「此」歡喜的，究竟是指向什麼？明天繼續講。

思想：

- 面對政權的逼迫，甚至是部份信徒領袖的攻擊，保羅沒有太大的擔憂。他的歡喜，正好反映他相信，信徒之間的爭執亦是他受苦的一部份。這處境也沒有離開基督的主權。你認為保羅這樣深信基督的主權，跟他能保守自己以正直的動機去事奉，有什麼關係？
- 你可曾在服事期間，面對其他弟兄姊妹的懷疑，甚至是攻擊？你清楚自己事奉的動機嗎？你會否心存惡意去反擊別人？你願意信靠基督，等候祂的幫助嗎？

第 6 日

歡喜快樂的秘訣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一 19~26

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的靈的幫助，終必使我得到釋放。20 這就是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能使我羞愧；反倒凡事坦然無懼，無論是生是死，總要讓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21 因為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22 但是，我在肉身活著，若有工作的成果，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麼。23 我處在兩難之間：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24 然而，我為你們肉身活著更加要緊。25 既然我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留在世間，且與你們眾人一起存留，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26 為了我再到你們那裏時，你們在基督耶穌里的誇耀越發加增。

腓一 19 的「這事...終必使我得到釋放」的「這」，與昨天腓一 18 的「為此我就歡喜」的「此」，似乎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這」事若是指保羅現在的困境，它怎可能「終必」使他得到「釋放」（《和修本》）或「拯救」（《和合本》）呢？這釋放或拯救 (σωτηρία)，究竟是指眼前快將出監的釋放，還是最終才得到的永恆救恩？保羅究竟是否已知道他將快出監？還是他真的不知道？他若真的不知道，他怎可能歡喜快樂？

保羅歡喜快樂的秘訣，不是出於 MBTI 的 ESFP 性格，亦不是九型人格的 7 號仔。他之所以喜樂，是出於他找到源自上主的另類敘事，去為他當前的事件，作為敘述的原則。這種另類敘事的方式，就見於保羅暗引《舊約》。在腓一 19 節，原來「終必使我得到釋放」的希臘原文，是《約伯記》（七十士譯本）十三章 16 節的逐字原文引用 (verbatim replica)。為什麼保羅要在此搬字過紙地引用約伯說的話 (τοῦτό μοι ἀποβήσεται εἰς σωτηρίαν)？難道約伯的處境，能夠為保羅現在面對的挑戰帶來什麼亮光？

其實約伯與保羅的處境都有不少分別，他們受苦的原因及方式都是不同的。前者是被撒旦在天上「整蠱」，兒女僕人牲畜突然被消滅，全身生毒瘡；保羅是被帝國政權以及其他信徒陷害，被困監獄之中，隨時被斬首。約伯時不時會感到沮喪及埋怨神；但保羅就常常感恩喜樂。上主在《約伯記》彷彿是約伯的「對手」，但在腓立比書卻較像保羅的「律師」。

然而，他們的處境亦實在有不少相似或共鳴。他們都在經歷一些「來自」上主的苦難，共期待得蒙拯救；他們同樣被其他上主的子民誤會，以為他們理當為自己的罪以至困境負上責任（參《約伯記》第十一章）；約伯要證明自己的苦難不是出於自己的罪，他是無辜的；同樣保羅要證明自己的坐牢不是出於自己的錯，反倒是有主的美意。這亦是為什麼保羅強調，無論最終他能否出監，他熱切地確信他的故事不會淪為一件羞愧之事，更會被其他信徒看為一個榮耀基督的出口。

原來保羅暗引約伯，正是因為兩者都不只關心如何解脫地上逆境，更是關乎更深層次的神學申辯，期待上主親自的平反 (vindication)。兩個故事的主人翁都正被其他上主的子民誤解及誣告；兩者都在未知明天將如何的情況下，確信終必得主的平反。感謝神，約伯最終得蒙上主平反 (伯卅八~四十二)。照樣，雖然保羅不肯定自己會否立即得釋放，但他的心跡及盼望卻是清楚的：「無論是生是死，總要讓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為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腓一 20b~21）

思想：

- 最近你可有面對一些困難或逆境，令你懷疑上主對你的看顧及美意？
- 面對充滿變數的明天，你確信上主是與你同行嗎？你認為，你哪一方面的人生故事較能反映上主的故事？哪一方面又需要更多上主的幫助呢？
- 假若事情變得不順利，你會否懷疑上主已經離開你？魔鬼撒旦有否動搖你對上主及未來的信心？你的確信來源是什麼？你盼望的東西又是什麼呢？

第 7 日

何謂一個好「公民」？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一 27~30

27 最重要的是：你們行事為人要與基督的福音相稱，這樣，無論我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都可以聽到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福音的信仰齊心努力，28 絲毫不怕敵人的威脅；以此證明他們會沈淪，你們會得救，這是出於上帝。29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為他受苦。30 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曾在我身上見過、現在所聽到的是一樣的。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無論你喜歡與否，這是自古以來的一個歷史現象。由古希臘至羅馬帝國，每個城市都會將自身的傳統及期望加於市民身上，期望他們配合及認同。了解這個背景，就會大大幫助我們理解腓一 27~30。

根據古希臘修辭學，腓一 27~30 是整卷腓立比書的命題，亦即是書信中心思想之所在。若要正確掌握腓立比書，就須特別留意這個段落。根據希臘原文，這四節原屬同一句子。句子的唯一主要動詞，就是腓一 27 的「行事為人」(πολιτεύομαι)。大部份的《聖經》譯本，都將這原文理解為一般生活的督促。例如：

「你們的生活」(《環球聖經譯本》，《新漢語》)

「行事為人」(《和合本》，《和合修》，《新譯本》)

然而，這種對原文(πολιτεύομαι)的理解，其實是混淆了另一個保羅常用以表達「行事為人」的字： περιπατέω。在十三卷保羅書信裏，我們發現保羅曾 32 次之多，運用這另一個字(περιπατέω) 去表達「行事為人」的意思。相比以下，在腓一 27 中的用字(πολιτεύομαι)，保羅只曾這一次採用。將「行事為人」(περιπατέω)的意思讀入腓立比書中(πολιτεύομαι)，會錯解保羅的原意。此外，保羅又在腓三 20 採用了同源名詞 πολιτευμα，以首尾呼應(inclusion) 的方式去前後包圍他的辯證段落論。由此可見，保羅是希望腓立比信徒藉 πολιτεύ- 這字組的特殊意味，去理解他的心意。

腓一 27 原文的用字 πολιτεύομαι 在腓立比書有三方面的意味：

第一是政治效忠(political allegiance)。作為帝國重鎮的市民，腓立比市人民理應效忠帝國政權，塑造自己成為一個傑出的羅馬「公民」。第二是軍事抗敵(military defence)，腓立比市的人民理應聽從將領的號令，組成士兵列隊去保護城市領土，並等候國家的軍事救援。同樣，腓立比信徒都理應帶著這樣的心態，活出基督國度的公民身份，效忠基督，保衛基督國度的領土。但還有更重要的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是信仰辨識性(theological discernment)。參照兩約之間的猶太文獻，猶太人常以這個希臘字 πολιτεύομαι 去表達他們面對外敵威脅時，怎樣盡忠上主，活出猶太人的群體身分。當猶太人與其他社群出現爭執時，他們會用這個字 πολιτεύομαι 去宣認群體當前的行事是《妥拉》(摩西五經) 的重現，以反映他們是忠於上主的地上群體，是上主在地上的代表。參考《馬加比二書》六 1：「過了不久，王(註：希臘帝王安提阿古四世) 派遣一個雅典元老院的人，前來強迫猶太人背棄他們祖宗的律法，不可再按照上帝的律法而生活」，「生活」背後的希臘原文，就是 **這個字** πολιτεύομαι 了。

結合三種意味：政治效忠、軍事抗敵及信仰辨識，我們就可以見到保羅在腓立比書的整全「敘事圖畫」。保羅在此所用的字 πολιτεύομαι，好有可能正是為了爭辯「為主受

苦」是地上神子民的關鍵特徵，是腓立比信徒應當追求的身分。保羅要面對的壓迫可不小。一方面，帝國政權會視這為無稽，是自找滅亡；另一方面，別的猶太信徒領袖，亦不同意保羅的見證。

思想：

- 要成為一個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的「公民」，往往會跟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產生衝突。你認為腓立比信徒是否可以一邊擁護羅馬帝國，一邊擁護基督國度？為什麼？
- 面對各樣的壓迫，單打獨鬥的基督徒的確很難打贏這戰事。有誰能與你一起「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捍衛上主在我們心中的國度？你今天可以做什麼，去強化基督的軍事隊伍，準備好在這世代為主受苦？

第 8 日

同一事件，多種詮釋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一 27~30

27 最重要的是：你們行事為人要與基督的福音相稱，這樣，無論我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都可以聽到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福音的信仰齊心努力，28 絲毫不怕敵人的威脅；以此證明他們會沈淪，你們會得救，這是出於上帝。29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為他受苦。30 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曾在我身上見過、現在所聽到的是一樣的。

保羅在腓一 28 繼續鼓勵腓立比信徒不要怕敵人的威脅。接著的經文卻又令人摸不著頭腦：「以此證明他們會沈淪，你們會得救」。事實上，為什麼腓立比信徒不屈不撓地堅持受苦，能「證明」敵人會沉淪？值得注意的是，這群敵人（腓立比的地方政權人仕）有能力令腓立比信徒懼怕，他們與腓立比信徒之間的實力差別，其實是有天淵之別的。腓立比信徒不斷堅持為主受苦，就能「證明」敵人快將沈淪，根本是天方夜譚。將保羅在其他書卷（例如帖後一 4~8）的要點讀入腓立比書，以為保羅既在別的書卷藉「信徒及非信徒的最終結局框架」去談論「沉淪」及「得救」，那麼他在腓立比書的意思也應該是一樣。這邏輯是站不住腳的。這樣，活在任何時代的信徒，只須定睛終極那一天就可以了。這種信仰，毫無張力，非常簡單。

然而，這種對「證明」 ἔνδειξις 的理解，其實是混淆了另一個保羅常用以表達「兆頭」的字：σημεῖον。每次保羅使用「證明」 ἔνδειξις 的時候，他都是在表達一些能於現在被「看見」的屬靈經驗，而非終末的事。參考保羅的慣性 ἔνδειξις（羅三 25~26，林後八 24），這個字的意思都是指向「現在的顯明」：

羅三 25~26：「上帝設立耶穌作贖罪祭，是憑耶穌的血，藉著信，要顯明 (ἔνδειξις) 上帝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使今時顯明 (ἔνδειξις) 他的義，讓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林後八 24：「所以，你們務要在眾教會面前向他們顯明 (ἔνδειξις) 你們的愛心和我所誇獎你們的憑據。」

故此，保羅在腓一 28 是想表達一些能於現在被體會的「地上屬靈經驗」(earthly spiritual experience)。若保羅只希望信徒定睛永恆，他應該用 σημεῖον(兆頭)，但他卻用了 ἔνδειξις (證明)，因為腓立比書的信息有一個濃厚「敘事角力」的意味：信徒為福音受苦的事，已被編入多種不同的敘事裏。在腓立比政權的眼中，信徒不願參與帝王崇拜，堅持與保羅一樣為福音受苦，根本就是自討苦吃，證明 (ἔνδειξις) 他們正走向沉淪 (ἀπωλείας)。然而，在保羅的敘事裏，這其實是腓立比信徒救恩過程的一部分，就連這種爭論也是在神計劃之內。換句話說，腓一 28 記述了兩種不兼容的「看見」。這種視野 (horizon) 的落差，不是出於「客觀」及「主觀」的對比，而是兩種不同的敘事。同一事件，之所以能有多種詮釋，就是因為那事件是被不同的敘事掌控著。我們也活在一個充滿爭論的世代，各人彷彿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任何說話、事件甚至一個字，都可以被別人理解成截然不同的意思。

腓一 28 的新譯：「絲毫不怕敵人的威脅；在他們看來，你們的堅持正是證明你們會沉淪；但其實卻是我們救恩的一部分。這爭論處境亦是出於上帝。」

思想：

- 在你信耶穌的日子裏，你曾被其他人威嚇及奚落，試圖動搖你對基督的忠誠嗎？這經驗對你的影響大嗎？
- 有沒有什麼敵人的威脅正叫你感到膽怯？就同一事件作出不一樣的報導，承受人與人之間不和諧的張力，對你來說會否很困難嗎？為什麼？
- 能夠為主堅持受苦的大前提，是真心真意地投入一個以基督為首的敘事。你了解並滿意自己最近的敘事嗎？為什麼？
- 邀請你從頭讀一次腓立比書第一章。你會否發現，整卷書的內容比先前顯得更通順呢？

第9日

充滿生命力的合一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二 1~4

1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任何勸勉，若有任何愛心的安慰，若有任何聖靈的團契，若有任何慈悲憐憫，2 你們就要意志相同，愛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的喜樂得以滿足。3 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貪圖虛榮；只要心存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我們很容易將這幾節經文跟腓立比書的處境脫勾，看之為一般放諸四海皆準的德性勸勉。然而，根據腓立比書的文學佈局，這段落是緊接前面的命題（腓一 27~30），又是在「基督頌」（腓二 5~11）之前。換言之，這段勸勉的角色就如一道橋樑，帶領腓立比信徒及讀者，從保羅的「基督公民受苦論」（πολιτεύομαι）帶往基督忠心受苦的故事。故此，這段落在腓立比書，實在佔一個很策略性的位置。

「所以」（腓二 1），當腓立比信徒知道了自己應當怎樣活出基督公民身分之後，保羅就進一步的解釋信徒之間的互動相處。連續四個的「若有」，不是表達保羅心存懷疑，相反地，希臘原文的條件句語法，著眼於說服聽眾的實際考慮，而非邏輯數理性的表述。換句話說，保羅其實是在說：既然在大家當中，在基督裏有勸勉，有愛心的安慰，有聖靈的團契，有慈悲憐憫，那麼大家就要「意志相同，愛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在充滿逆境甚至是敵意的大環境下，保羅敦促信徒建基於「聖靈裏的投入」（κοινωνία πνεύματος，參《新漢語》翻譯：「與聖靈有甚麼契合相通」），同心合一地應對周遭的挑戰，不至於有不一樣的思考模式及價值觀。

值得注意的是，腓二 2 的「意志」及「想法」其實是源自同一希臘原文（φρονέω）。《和合修》在此偏離了《和合本》重覆使用「意念」去翻譯 φρονέω 的做法。在此不談誰是誰非，但可以肯定的是，保羅在此盼望看見的合一，不是一種機械性的行為合一，或不加思考的洗腦式合一，又或是以為可靠人的理性而不用信心的合一。他所見的合一，是建基於一種連結上主及弟兄姊妹及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合一，這是一種充滿生命力的合一。唯有這種合一，保羅的喜樂才得以滿足。

與這種思考及合一相反的，是一種凡事自私自利及貪圖虛榮的生命模式（life pattern）。「自私自利」的原文是 ἐριθεία，保羅曾於腓一 17 用這字去形容那些出於「自私」動機去傳基督的信徒領袖。他們表面是傳揚基督，但實情卻是動機不純，一方面企圖加增保羅捆鎖的苦楚，另一方面為自己爭取權力及榮耀。靠著基督，保羅提醒腓立比信徒要跟這類人及他們的思考「割席」，拒絕「虛榮」（κενοδοξία）；並心存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重要（參英文譯本 NASB95: “regard one another as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selves”），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腓立比信徒，可以從誰體會這種合神心意的生命模式呢？

「你們要以基督耶穌的想法為你們的想法」（腓二 5，《新漢語》）

思想：

- 你正與什麼生命模式或信徒群體連結，連成一體？這連結正為你的人生，添上什麼意義及方向？

- 基督信仰帶給你的價值觀與你未信主前的那一套，有什麼分別嗎？你期待自己的生命模式，在哪一方面更像基督？你期待嗎？

第 10 日

難以接受的上帝形像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二 5~7a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 他本有上帝的形像，
 卻不堅持自己
 與上帝同等；

7 反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

活在廿一世紀，「找」著神的形象或許不是太困難的事。從哥德式的座堂教會、高聳的十字架、引人注目的教會招牌，耀眼閃爍的演藝明星等等。這些「形象」，或多或少都是上主榮耀的彰顯，能讓人找到上主，見證祂的恩典與榮耀。

活在第一世紀的保羅，卻沒有以上這些事物去讓他接觸上主。身陷監獄的他，如何能夠辨明上主的引導，知道自己被捆鎖的處境是叫基督得榮耀的呢？「基督頌」(Christ hymn) 就是保羅困在監中，未知明天將如何的情況下而寫成的「基督故事」。從這故事可見，保羅已從另一種形象看見上帝榮耀的形像 (μορφή θεοῦ)：耶穌的奴僕形像 (μορφήν δούλου)。當羅馬帝王一一高舉自己，藉著強迫人參與帝王崇拜，將自己打造成天上神明，彰顯光輝的「神性」，耶穌卻倒空自己 (ἐαυτὸν ἐκένωσεν)，傾倒一切去祝福世人，讓我們看見另一版本的神形象；當羅馬帝王急於爭取各樣榮譽利益，耶穌卻沒有讓祂自己「本與天父上帝同等」的事實作為祂為自己討利益的理由。為了讓人得著好處 (參腓二 3~4)，基督「虛己」，帶著神性來到地上，甘願成為奴僕，為我們示範了上主忠心僕人的典範。

無論是當時盛行的羅馬帝王崇拜或是一般人的期望，要藉卑賤的奴僕形象去看見上主榮耀的形象，是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反智的，甚至是叫人作嘔的！但身陷監獄的保羅，卻正正就是在他受困的處境中，藉這種「奴僕式」的神性看見上主與他的同在。換言之，「基督頌」的焦點不是為基督在地上的神性去辯護，基督的神性是自有永有，並未在祂降世期間「遺失」或「掉下」。「基督頌」凸顯的是基督這位「故事主人翁」(a narrative protagonist)，藉著一生受苦的地上旅程，履行他對上主的忠心，讓人看見上主的形象。「從來沒有人見過上帝，只有在父懷裏獨一的兒子將他表明出來。」(約一 18) 透過基督的故事，保羅找到神與他同在的基礎；藉著可見的奴僕耶穌，保羅看見了那位看不見、甚至彷彿沉默的上主。

留意，保羅不是受苦主義者。他不是以為受苦本身有一種超然的神秘力量，或是讓人能夠直接去到上主那裏的捷徑。他是透過承擔別人生命的基督「中介故事」，去辨識上主與他的同在。同樣，保羅亦是為了腓立比信徒的益處，希望能出監，為使信徒能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 (腓一 25)。「基督頌」歌頌的故事，不是救主耶穌，而是僕人耶穌。

思想：

- 人的罪性教人容易傾向為自己謀私利。信主後的你，可曾因著基督而改造此「天性」？今天你可以怎樣效法基督，實踐看重別人的需要過於自己的需要？
- 當你一心為主擺上，可曾經歷上主失蹤、沉默、不插手幫助你的階段？代入「基

督頌」裏耶穌的思考 (φρονέω) 方式，然後再看你自己的故事，你看見什麼？跟之前有不同嗎？

第 11 日

認同我們的耶穌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二 7b-8，羅八 2-3

- 7 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 (ὁμοίωμα) ，
- 8 就謙卑自己，
 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羅馬書八章 2-3 節

2 因為賜生命的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從罪和死的律中把你釋放出來。3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而無能為力，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樣子，為了對付罪，在肉體中定了罪，

因為賜生命的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從罪和死的律中把你釋放出來。律法既因肉體軟弱而無能為力，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樣子(ὁμοίωμα)，為了對付罪，在肉體中定了罪（羅八 2-3）

一個故事之所以能夠吸引人，其中間「轉接」的情節發展，通常都會包含一些跟讀者期望相違背的事件，或出現與社會主流道德倫理有衝突的抉擇時刻。就此基督故事來說，這「轉接」部份就包含了祂降生後至死亡的整個人生歷程。然而，縱觀這旅程的報導，我們卻看不見任何與人的罪相關的陳述。究竟保羅在想什麼？

相比之下，保羅在羅馬書八 2-3，卻以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手法去演繹基督的「模樣」。基督在此成為了「罪身」的樣子，意思不是指祂與我們一樣有犯罪，否則就會變成祂認同我們犯罪，與我們一起犯罪，一起成為罪人！在羅馬書，藉著認同人的「犯罪傾向」認同 (likeness to the sinful flesh of human)，祂使自己不單「有資格」代我們受罪，更重要的是還能夠為我們在罪和死亡以外樹立另一律。基督雖然「成為罪身的樣子」，「有犯罪傾向」，但祂卻沒有犯罪！從祂而來賜生命的律，就是這樣跟我們犯罪的律形成強烈的對比。無罪的基督對比犯罪的亞當；賜生命的基督對比帶來死亡的亞當。

但這不是腓立比書「基督頌」的信息。在這裏，基督的認同對象是我們一般的人生。講得白一點，基督的"outlook"或「模樣」(ὁμοίωμα)，是與我們普通人一模一樣的。他地上的起居飲食、行動、能力及道德選取，都與我們沒有分別。故此保羅在腓二 7 這樣說，基督不單「成為人的模樣」(ἐν ὁμοιώματι ἀνθρώπων γενόμενος)，亦被其他人確立祂就如我們一樣，有著人一般的樣式(σχήματι εὐρεθεὶς ὡς ἄνθρωπος)。

基督在此的角色，不是對比亞當或那些在「亞當」裏有犯罪的人類。藉著僕人耶穌認同我們受苦的一生，保羅反思每位神僕人為福音受苦的必要性。藉此地上受苦故事，這位充滿人性的基督彰顯出上帝的公義（救恩），並為保羅眼前的逆境提供了詮釋的框架。

基督不是被其他人或政權叫祂屈服。當別人看見基督的十架及保羅的監禁是代表失敗，「基督頌」裏的基督卻是主動倒空自己，卑微自己，去配合神的計劃。在祂的一生裏，基督繼續不斷地選擇受苦及受辱，甚至去到十架死亡的程度。這種人生，反映基督對

上帝的順服及忠心。若上帝在基督受苦的故事裏是公義無（搞）錯的，祂在保羅受苦故事中的救恩計劃，也是公義無（搞）錯的。如果上帝無（搞）錯，保羅也無（搞）錯。當別人懷疑保羅的坐牢怎可能是上主榮耀的出口，基督的受苦為保羅的見證奠定了最美的根據，亦為漸入迷惘的腓立比信徒，揭開辨識上帝同在的新基礎。

保羅有無搞錯？

我有無搞錯？

你有無搞錯？

思想：

- 你最近的故事，有沒有什麼不太順利的情節？這如何影響你與上主的關係？
- 你認為教會或這社會正失落什麼價值觀或信念？你認為基督徒需要為此持守嗎？為什麼？
- 你願意为那價值觀或信念，付上多少的代價？

第 12 日
辨識上主的計劃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二 9-11

9 所以上帝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 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下，11 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父上帝。

「我指著自己起誓，公義從我的口發出，這話並不返回：『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憑我起誓。』人論我說，『公義、能力，惟獨在乎耶和華。人必歸向他，凡向他發怒的都必蒙羞。以色列的後裔必因耶和華得稱為義，並要彼此誇耀。』」（賽四十五 23-25）

故事結局代表的不單是情節的結束，更是為之前發生過的事情，作出判斷及觀點角度 (point of view)。在那些大團圓結局的故事裏，無論主角在中間的部份是受盡多少的苦楚，因著期待那最終獲得的平反，主角往往都能撐過逆境，一直堅持到底。來到結局，觀眾還可投入主角的勝利，一起分享他的喜樂。值得注意的是，當觀眾再次讀這些故事時，縱使他們已知道故事的結局，對故事情節已經心中有数，但這卻不會攔阻觀眾代入主角在故事裏的種種困境，觀眾更會繼續聯想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類似的逆境，並藉那故事主角最終獲得勝利的「事實」，去告訴自己同樣將得勝利。故事的威力正是見於此。

正受其他信徒非議的保羅，看見上帝把基督升為至高。腓二 9 用「所以」而非「不過」或「但是」，正反映上主不是試圖改變基督的厄運，彷彿可憐祂的痛苦遭遇，繼而扭轉祂的經驗。在腓二 5-8 一直「潛水」的上主不單終於出現，還主動積極地高舉基督，就是因為祂對基督的受苦人生有著十足的肯定。照字面解釋，「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下，眾口都要宣認」，全地人民都會向主基督「屈膝」及「宣認」祂是主。但當我們知道腓二 10-11 是在暗引以賽亞書四十五 23 的時候，經文的意義就必須從以賽亞書及腓立比書的關係開始。

「第二以賽亞」先知的其一主要關懷，就是論證主的確有揀選波斯王古列 (居魯士, Cyrus)，作為祂救恩計劃的一部份 (賽四十五 1)。主揀選居魯士，正是為了打敗巴比倫，以致耶路撒冷能得以重建。雖然居魯士不是那位完美的僕人 (賽 49-55)，但先知依然視他 (波斯帝國) 的興起，為上帝計劃的一部份。然而，很多以色列人不接受這見證 (賽四十三 16-18, 四十五 9-10, 四十六 12)。居魯士是主耶和華的「受膏者」(Messiah)，實在與他們對上主的認識，有著太大的距離。上主揀選外邦王去祝福祂的子民？比起那些年的出埃及，這種拯救，實在太普通了吧！

不能辨識此計劃的以色列人，就是偏離主的公義 (賽四十五 24, 四十六 11-12)。相反，那些跟隨主的人，就是以色列的真後裔，亦是那些願意接受上帝計劃的人。他們將被稱為義並要誇耀。就如上主於古時可以揀選古列作祂的僕人，今天祂亦選擇了用令人厭惡的十字架及受苦的方式，藉基督成就救恩。既是這樣，保羅入獄能叫福音傳開，並叫保羅經歷上帝恩典及更深認識基督，有什麼不可能呢？那些不願接受的人，你們準備蒙羞吧！因為這已經是基督末世的年代，上主已經賜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相比之下，居魯士的管治還只是上主救恩傳承裏的一個短暫時段，但隨著基督的死亡、復活及再來，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了。什麼時代？一個藉著為別人生命付出代價去認識上主的時代。

思想：

- 一個基督徒完全不為福音受苦，你認為有可能嗎？為什麼？
- 「萬物的結局近了」。歷史終結的鐘聲已經響起，你覺得自己預備好了嗎？
- 上主為基督平反，你有多深的代入？唯有那些曾為上主受苦的人，他們期待上主回來的熱切才是最大的。有什麼生命值得你為他們付出？

第 13 日

我們也可以成為彎曲悖謬的世代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二 12-15a

12 我親愛的，這樣看來，你們向來是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就是我現在不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完成你們自己得救的事；**13** 因為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使你們又立志又實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14** 你們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15** 好使你們無可指責，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上帝無瑕疵的兒女。

傳統的救恩論著重論證人的全然敗壞，否定人在救恩上有任何的功勞。腓立比書不關心以上的角度。保羅在腓二 13 說：「因為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使你們又立志又實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保羅不是在教日學，不是在寫一個系統神學救恩論，他十分關心腓立比信徒有否積極配合上主的工作。縱觀歷史，原來上主子民不時未能配合主的工作。

在腓二 14，保羅暗引《舊約》裏，以色列人幾段反覆針對摩西及上帝的抱怨（γογγυσμός，發怨言）：

到了瑪拉，他們不能喝瑪拉的水，因為水是苦的；所以那地名叫瑪拉。百姓就向摩西發怨言，說：「我們喝什麼呢？」(出十五 23-4)

以色列全會眾在曠野向摩西和亞倫發怨言。以色列人對他們說：「我們寧願在埃及地死在耶和華手中！那時我們坐在肉鍋旁，吃餅得飽。你們卻將我們領出來，到這曠野，要叫這全會眾都餓死啊！」(出十六 2-3)

...他們在利非訂安營，但百姓沒有水喝。百姓就與摩西爭鬧，說：「給我們水喝吧！」摩西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與我爭鬧呢？你們為什麼試探耶和華呢？」百姓在那裏口渴要喝水，就向摩西發怨言，說：「你為什麼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使我們和我們的兒女，以及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華說：「我要怎樣對待這百姓呢？他們差一點就要拿石頭打死我了。」(出十七 1-4)

在腓二 15，保羅暗引《申命記》卅二 5：

這乖僻彎曲的世代向他行了敗壞的事；因著他們的弊病，不再是他的兒女。(申卅二 5)

建基於腓立比書的處境，我們就會明白保羅在此說的「彎曲悖謬的世代」，不是泛指整個不信的世界，亦非腓立比市中不信主的人。結合《出埃及記》的「發怨言」及《申命記》「乖僻彎曲的世代」，保羅其實是在抨擊那些反對他的猶太人信徒領袖，其實就如《舊約》那些以色列人一般，是不順服上帝。自從上主從法老手中將以色列人救出來以後，祂的忠誠及不休止的公義，已不斷展示在以色列人眼前。然而，以色列人並未表現出信任和感激。相反地，他們不斷就著水和食物等等的問題，向摩西及神發怨言，拒絕上帝的命令（出十六 20, 28）及試探上帝（出十七 2, 7；民十四 22）。他們試探主，拒絕等候祂的供應，質疑及挑戰祂理應為以色列人提供更優質的環境。原來他們只願接受一位不給他們任何苦難的上主，一旦發生任何困難，就懷疑神靈已經離開他們了（出十七 7）。為上主而苦的情節，實在與他們的劇本太不協調了。這些乖僻彎曲的世代，只能死在曠野，不能進入應許之地。腓立比信徒要以他們為鑒，辨識上主藉基督揭開的新世代。

我們的得救當然是出於上主的感動，但《聖經》從未忽視信徒每天向主擺上的心。事實上，比起「得救」，《聖經》的保羅似乎更關心人的「成聖」。或者我們根本不應將人的「得救」及「成聖」劃成兩個互不相干的階段，因為這區分根本不是源自《聖經》。

思想：

- 我們一方面不能與上主的愛隔絕，但另一方面卻都不能倖免於失去起初愛心的危機。祂的美意，你看為美嗎？
- 參考舊約以色列人的行徑，聖靈對你有什麼提醒嗎？這跟你是否願意為福音付上代價，有什麼關係？

第 14 日

明光照耀 vs. 不義增長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二 15b-24

15 ...你們在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16 將生命的道顯明出來，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得以誇耀我沒有白跑，也沒有徒勞。17 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我若被澆獻在其上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18 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19 我靠主耶穌希望很快能差提摩太去見你們，好讓我知道你們的事而心裏得著安慰。20 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真正關懷你們的事。21 其他的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22 但你們知道提摩太是經得起考驗的，他與我為了福音一同服侍，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23 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怎樣了結，我希望立刻差他去，24 但我靠著主自信我不久也會去。

其他的人都求自己的事。其他人是指誰呢？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不用就未認識主之人的品行去提醒他們。求自己的事的相反是求耶穌基督的事。但似乎口裏說信耶穌的，亦不一定是求耶穌的事。保羅的處境似乎頗孤單。雖然在羅馬的弟兄姊妹，大部份都看見他的捆鎖是出於基督的計劃，以致越發放膽無所懼怕地傳道（腓一 2-14），但保羅的孤單感仍然常見於他的筆跡之中。「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真正關懷你們的事」（腓二 20）。按照常理，要在爭議中辨別上主的引導，並鼓勵其他信徒一同跟隨，保羅面對的心理壓力應該是非常大的，但保羅似乎已經超越「常理」，因他與基督的關係似乎已去到一個「化境」。沒有一個清潔的心，怎能說出這句話呢？沒有一個全心全意愛腓立比信徒的心，怎能將自己的心意看為別人真正被關心的標準呢？當其他猶太信徒領袖都按自己對「福音」的理解去關懷腓立比信徒，建議信徒不用為福音受苦，他們的「好意」原來都是在求自己的事，不求耶穌基督的事（腓二 21）。

保羅說「提摩太是經得起考驗的」，因他與保羅正是按著同一份理念去為福音一同服侍。對保羅來說，提摩太待他就如兒子待父親一樣，這實在是一幅美麗的圖畫。當沒有別人與保羅同心，感恩的是，保羅也有一位屬靈的兒子，成為他的鼓勵。面對種種的壓迫，保羅事奉的動力始終不是源自人與人之間的鬥爭。一方面，勝過別人不是他喜樂的源頭；另一方面，他亦沒有讓一種受害者心態主導他的心理，以自己的利益為本去情緒勒索腓立比信徒。可以怎樣理順保羅實在有這清潔的心？這不單是腓立比信徒的疑問，也應該是你和我的疑問：問二千年前的保羅，問今天的自己。

上主的話語是我們的明燈。保羅的確信源自上主救恩行動的彰顯，特別是見於保羅如何看見《舊約》經文的新意義。經過回顧一些以色列過去叛逆試探主的「反面教材」後（參昨天有關出埃及記及申命記的引用），保羅在此暗引但以理書十二章 3 節，引述以色列歷史裏一個「正面教材」：「你們在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顯明出來」（腓二 15-16a），其實是在暗引但以理書的七十士 OG 譯本：「智慧人要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領許多人歸於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但以理啊，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必有許多人往來奔跑，不義就必增長。」（但十二 3-4）而面對來自西流基 (Seleucia) 王安提阿古四世的強烈壓迫，以色列人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信仰及身分危機（但十二 1），就連大祭司耶孫也變節，鼓勵以色列人放棄摩西律法（參次經馬加比二書四 7-10），從此認希臘神祇「宙斯」為神。為了逃避受苦，一班「背棄聖約」的人（但十一 30）就選擇跟隨安提阿古四世希臘化的計劃。「不義」（但十二 4），不是「知識」，就是這樣不斷增長。

然而，原來有另一班「智慧人」甘願為上主受苦（但十一 32-35）。縱使面對死亡的威脅，他們仍然堅持到底。死後必有永生，必有審判，必有平反的啟示，正是在此靜悄

悄悄地首次出現於舊約聖經之中。「睡在地裏塵埃中的必有多人醒過來；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但十二 2）」當但以理書的以色列人是在死後「發光，如同天上的光」（但十二 3），保羅卻看見，當腓立比信徒在今生代表基督受苦時（腓一 29），他們已在這世界及今生，開始了像星一般地閃耀了。

思想：

- 「你們在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顯明出來，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得以誇耀我沒有白跑，也沒有徒勞。」生命的道 (λόγον ζωῆς)：一份值得將生命擺上的道。你願意嗎？為什麼？
- 強如保羅也需要提摩太及腓立比信徒的支持及鼓勵。你的戰友在哪裏？你的團契或小組，正在求自己的事，還是求耶穌基督的事？有什麼行動，可以讓你們多一點求耶穌基督的事？

第 15 日
生命感染的成長過程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二 25-30

25 然而，我想必須差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他是我的弟兄、同工和戰友，是你們差遣來供應我需要的。26 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27 他真的生病了，幾乎要死。然而上帝憐憫他，不但憐憫他，也憐憫我，免得我憂上加憂。28 所以，我更應盡快送他回去，好讓你們再見到他而喜樂，我也可以減少憂愁。29 故此，你們要在主裏歡歡喜喜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30 因他為做基督的工作不顧性命，幾乎至死，為要補足你們供應我不夠的地方。

生命成長是一種彼此感染的過程。這感染不像病毒或細菌那種被動式的自然傳播，亦非填鴨式的知識背誦，而是一種代入想像的關係模式。當保羅引薦自己的屬靈兒子提摩太之後，他轉而談論腓立比的「自己人」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會差遣來供應保羅需要的。然而，不知是出於什麼確切的原因，以巴弗提病了，甚至幾乎死去。從支援保羅的角度，以巴弗提可謂「幫倒忙」，腓立比派他去支持保羅，但他似乎反倒連累保羅，為保羅添上憂慮。沒錯，他應該也不想生病的，所以這亦不算是他的錯吧？但從事工效益的角度，他的表現實在不太稱職，下一次，也許應該派別人，不要派他吧？

然而，保羅卻有不一樣的想法。他說：「你們要在主裏歡歡喜喜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腓二 29）。言下之意，是腓立比信徒的榜樣。根據保羅所言，甚至在腓立比教會供應保羅不夠的地方，以巴弗提已經補足了！怎麼可能呢？由腓立比教會差出的以巴弗提，怎麼可能補足腓立比教會不夠的供應？難道以巴弗提不單出力，還自己出錢支持保羅？經文似乎又沒有這個意思。

保羅經歷的這份補足，是藉以巴弗提冒死服事基督與保羅而來的。他是保羅的弟兄、同工和戰友 (τὸν ἀδελφὸν καὶ συνεργὸν καὶ συστρατιώτην μου)。可以這麼說，以巴弗提一個人滿足了保羅三個層次的願望：不單是主內的弟兄，更是主內的同工，甚至是一起奮勇作戰至盡頭的戰友。何解？原來保羅著眼的不只是以巴弗提生病背後的病理或生理原因，這些固然是重要的，但保羅敘事的著眼點，是應當如何理解以巴弗提生病的價值：他病了，幾乎要死 (παρὰ πλῆσιον θανάτῳ)；冒着生命危險，幾乎至死 (μέχρι θανάτου)。在短短幾節的經文，保羅重複兩次形容以巴弗提「走近」死亡，作為他為基督工作 (τὸ ἔργον Χριστοῦ) 的特徵。

其實這兩次的「幾乎」，不單是為了感動腓立比信徒，亦非只叫場面顯得更戲劇化。腓立比書是一卷談論上主僕人面對苦難甚至是死亡的書卷。當某些信徒領袖在宣揚一個不用受苦的福音，以巴弗提已經率先加入了保羅的行列，藉基督超越死亡的威脅，甘心樂意地事奉。相比起提摩太，以巴弗提的感染力的確更大，因為他是腓立比教會的「自己人」。我們彷彿聽到腓立比信徒的心聲：「假設以巴弗提都做得好，我們也應該可以做得好啊！」這才是腓立比信徒尊重以巴弗提的原因。因為這份尊重不是出於客套的禮貌，而是因他活現了基督及保羅忠心至死的神學。以巴弗提的病，就是這樣體現另一個看似失敗、實則是叫基督顯大的人物故事。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耀自己的軟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後十二 9）

思想：

- 要為主走近「死亡」，你認為有什麼困難？
- 參照以巴弗提的見證，你可曾想起其他弟兄姊妹一些的不順利、「軟弱」或看似「失敗」的見證經歷？你認同他們的經歷嗎？在當中有看見基督的能力嗎？為什麼？
- 曾為主走近「死亡」的弟兄姊妹，與沒有這經歷的信徒，你認為會有什麼分別？

第 16 日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誇？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三 1-3

1 末了，我的弟兄們，你們要靠主喜樂。我把這些話再寫給你們，對我並不困難，對你們卻是妥當的。

2 應當防備犬類，防備作惡的，防備妄自行割的。

3 因為真受割禮的，就是我們這藉著上帝的靈敬拜、以基督耶穌為誇耀、不依靠肉體的。

其中一個釋經傳統，將腓立比書三章 1 節至四章 7 節分割成一個獨立信件，腓立比書因而被切分成三封互不相干的獨立書信：一 1-2 30，三 1-4 7，四 8-23。其實這推測是沒有必要的。能更好理解腓三 1「我把這些話再寫給你們」的翻譯，是《新漢語》的「再向你們寫同樣的事」。腓立比信徒需要保羅就信徒為福音受苦的神學，提供更多實際的例子。腓三 1「對我並不困難，對你們卻是妥當的」其實可以理解為「保羅不會猶豫向他們提供更多確切及可靠的知識。」腓立比書三章 1 至 21 節，就是按此方向而寫下的。

腓三 2 的「犬類、作惡的及妄自行割的」，其實都是代表保羅的「神學見證對手」：一班猶太基督徒領袖。「妄自行割」(κατατομή) 是一個貶義的近東祭祀傳統。參考同源動詞 κατατέμνω 在七十士譯本的法(利廿一 5, 王上十八 28, 賽十五 2, 何七 14)。例如在列王紀上，一群巴力 (Baal) 先知與以利亞正面比拼時，《七十士譯本》就是以這個同源動詞 κατατέμνω 去形容他們自割以圖呼喚及操控巴力的行為：「他們大聲求告，按著他們的規矩，用刀槍自割、自刺，直到身體流血。(王上十八 28)」後來以色列人有樣學樣，效法這方式以求確保能得著農作物的收成：「他們在床上呼號，卻不誠心哀求我；他們為求五穀新酒而『割傷自己』，卻背叛我。」(何七 14，《七十士譯本》)

回到保羅的處境。根據第一世紀帝國的社會共識，除了猶太教的成員之外，所有人民理當參與帝王崇拜 (imperial cult)。只要腓立比信徒接受割禮，就可以獲得猶太教其一派系的身份，得到帝國及其他市民的諒解，豁免他們參與帝王崇拜的責任。然而，根據保羅的敘事，這種為求不用為福音受苦而獲享平安的手法，根本是與昔日以色列人妄自行割去操控上帝一樣。

就在耶利米的時代，以色列人也圖謀以割禮去操控上主，為求藉一個政治「割禮聯盟」去抗衡那沒受割禮的巴比倫。

耶和華如此說：「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誇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力氣誇口，財主也不要因他的財富誇口；誇口的卻要誇自己有聰明，認識我是耶和華，知道我喜悅在世上施行慈愛、公平和公義。這是耶和華說的。」「看哪，日子將到，這是耶和華說的，我要懲罰只在肉身受割禮的人，就是埃及、猶大、以東、亞捫人、摩押人，和住曠野所有剃鬚髮的人；因為列國都未受割禮，以色列全家心中也未受割禮。」(耶九 23-26)

原來真受割禮的人，是那些願意以基督耶穌的受苦故事為誇耀，不依靠人的方式去取代上主工作方式的人。這些人不以政治手段去抹殺為福音受苦的必然性。他們不是受苦主義者，以為受苦本身有什麼威力，他們敏感於上主工作的方式；他們已經掌握到一個真理：「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為(為或譯代表)他受苦。(腓一 29)」

思想：

- 試想像一下，活在這混亂的世代，就在不久的將來，大學、博士學位都將會變得無用，強如「復仇者聯盟」的英雄也沒有什麼可誇，就連金錢股票基金「磚頭」也會變成廢物。在那日子，所有這些人認同的「流通貨幣」都失效了。到時，你還會相信主嗎？你還會相信祂會在世上施行慈愛、公平，和公義嗎？為什麼？
- 你認為今天的基督徒，又會面對什麼「妄自行割」的試探，嘗試去操控上主的作為？

第 17 日
故事從此改寫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三 4-6

4 其實，我也可以靠肉體；若是別人以為他可以依靠肉體，我更可以。5 我出生後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6 就熱心說，我是迫害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責的。

一般解經家常以一個人類成就清單 (a list of human achievements) 的角度去理解這 3 節經文。但這角度有一個大問題：保羅當初迫害教會，也是一種成就嗎？難道保羅是在諷刺敵人，即他是在講反話？但若是反話，保羅又怎可能在腓三 7 說他過去的確視這些東西為於他有益 (κέρδος) 的呢？換言之，根據上下文的脈絡，這清單的功能應該不是一些保羅已放棄或看輕的成就清單。

留意這清單有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保羅被動地獲得的身份：第八天受割禮，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及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簡單來說，根據以色列人的傳統，保羅的先天素質絕對像是賽馬場上純種上等的「第一班馬」；第二部份是保羅積極獲取的：「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就熱心說，我是迫害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責的」。簡單來說，根據以色列人的傳統，保羅後天的「熱心」同樣絕頂無雙。

然而，這些傳統都已被基督耶穌的故事更新了，上主救恩的新一頁已經打開。不過，或許我們會容易忘記了用腓立比書的中心思想去理解這段經文的首要功能。在那段「基督教」萌芽的日子，一方面，外人還以為教會是猶太教的另一分支，是法利賽人、撒都該人以外的「加利利黨」；另一方面，教會以內的領袖（大部份都是猶太人），仍然在熱烈討論什麼傳統需要維持，什麼可以放棄（參徒十五）。不同人有不同的領受，似乎亦不是什麼秘密。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傳統的更新不單是一個因應接納外邦人的文化適應問題，更是一個藉基督重新認識上主的神學詮釋問題。這樣，一個權力問題來了：有誰斗膽按上主在基督耶穌的啟示，改正以色列人的傳統？有誰斗膽在眾多宗教權力持份者的面前，指出那些猶太教的習俗已經過時，必須要以基督耶穌的啟示去重新演繹？有誰夠資格去重定上主子民的社群身分及界線 (social identity and boundary)，引領教會明白這詮釋過程的確是建基於上主的引導，而非只是一個權力遊戲？

懷著這樣的心志，保羅列出他過去引以為傲的清單。這樣，保羅著眼迫害教會這事，就不在於其中的道德意義，他在意的是從他自己故事的改寫，引出猶太人宗教傳統更新的必要。迫害教會顯然是錯的，但在往時，這卻是保羅未信主前為主大發熱心的明證，他對猶太律法的委身，更是首屈一指。

有誰夠資格去更新以色列人的傳統？

保羅說：「我」。

思想：

- 保羅對基督的認識，是伴隨著他對過去故事的改寫而來的。你認識主之後，基督

的故事正怎樣改寫你的個人故事？有什麼價值觀，是因著你認識耶穌之後已改變的呢？你如何知道這改變是出於基督？

- 若非建基在上主的話語，信徒之間的爭執就很容易淪為權力遊戲。當你知道歷世歷代的上主僕人就如保羅一樣，都是經過爭論而明辨上主的引導，你的信心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你的心情是釋懷了還是沉重了？為什麼？

第 18 日

當旁人都以為我「損手」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三 7-9

7 只是我先前以為對我是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的緣故而當作是有損的。8 不但如此，我已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9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而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基於信，從上帝而來的義，

同一事件，看在不同人的眼裏，可以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同樣，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回望同一個事件，亦可以看出完全不一樣的色彩。那些之前保羅看作「有益」(κέρδος) 的，現在已都看作「有損」(ζημία) 了。原來「有益」及「有損」(κέρδος & ζημία)，不是對比上帝恩典與人力自救，而是對比保羅如何「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是敘事的演變，是對比保羅前後確知上主同在的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基督故事，原來不單是一張死後得永生的「天國入場券」，更是見證上主與我同在的故事劇本。

設若一個人，初信時以為上主凡事祝福，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禱告蒙應允之後，他對主的信心就大增了。及後，他的人生遭遇到挫折，一次又一次的禱告未蒙應允，這樣不順利，那樣不順利，懷著上主理應凡事叫他順利的準則，他對主的信心就大大減少了。他想不通，看不透，上主若是愛我，怎能讓我遭遇這些事？唯一的可能，就是祂根本是假的，不存在。祂的故事不可信，先前我所信的，都是海市蜃樓，都是主觀的心理作用。我們可以怎樣幫助這位「迷途羔羊」？鼓勵他要有更多的禱告？更多的聚會？更多的事奉？更多的信心？或者，除了這些之外，我們需要提醒他更新他「辨別上主顯現的準則」(criteriology of the divine)。一個人的上主形象若只有《出埃及記》的偉大上主，《耶利米書》及《哈巴谷書》的上主就會被否決、拒絕，人在逆境就會自然感到上主已離他而去。

根據學者 John Barclay 及 Mikael Tellbe 的研究，初期教會的外邦信徒，普遍都盼望自己能成為「真正的猶太人」(true Jews)，以致能跟自古以來的上主子民建立一份延續的關係(參林前十 1-5)。這種敘事想法，就跟傳統猶太人的「種族認同」(ethnic identity)，十分接近。它的「時間性」(temporality) 是較為「過去導向」(past-oriented)，因為身分建立的方式，是以延續傳統為主。為了贏得這場猶太人話語權之爭，保羅必須建立自己，成為一個比敵方基督徒更「猶太化」的基督徒！他須證明他的故事，如何能與上帝在基督裏的故事，建立出一份連貫性 (coherence)。

保羅說，他認識了基督之後，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這些他先前藉以分辨上主同在的準則，現在都因著基督一生受苦的故事，而變成糞土了。「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不是指保羅過往是靠自己的努力去稱義，而是指保羅放棄倚賴過去猶太人引以為傲的準則，去辨別上主的同在。因著基督忠心至死的信實故事 (Christ's faithfulness, διὰ πίστεως Χριστοῦ, 3:9)，已經成為了保羅的核心敘事，超越其他一切。在哪裏可以更深認識基督的故事？腓立比書二章 5-11 節。

思想：

- 你關心你在基督裏的「戶口數字」嗎？在基督裏是賺是虧，你在乎嗎？
- 信了耶穌之後，你辨別上主同在的準則，有否經歷任何的更新？
- 你能說出你的核心神學準則嗎？你如何知道自己是否與神同行，神是否與你同在？

第 19 日
醫生做不到的事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三 10-11

10 使我認識基督，知道他復活的大能，並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11 或許我也得以從死人中復活。

我們活在一個泛政治化的世代。很多事情都被政權政治政黨的權力利益的角度去主導我們對事物的理解。其實這角度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因為它能幫助教會不致什麼事情都「永恆概念化」，「堅離地」將福音淪為死後得永生的將來式。事實上，上帝不是叫我們行公義、好憐憫的嗎？批判地上政權，不就是敏感於地上的權力鬥爭，不被政權的敘事「洗腦」，以政權為公義以至教會的假想敵，再繼而看見背後的屬靈爭戰的，不是嗎？

正受到羅馬帝國壓迫的保羅，在腓立比書同時面對兩場的敘事角力：政權的壓迫及神學見證的爭辯。兩場的角度是同時的存在，為教會及保羅帶來挑戰。萌芽中的腓立比教會受到政權的壓迫，外邦人的使徒亦隨時被政權斬頭，隨時步加利利拿撒勒黨的創會領袖耶穌的後塵。政權與教會沒有張力？我不信。然而在保羅眼中，神學見證的爭辯，即信徒在苦難及逆境中怎樣揣摩上主的同在，從來比直接參與政治抗爭，來得更加重要。

腓三 10-11，正是保羅為自己代表基督受苦的心路歷程。在他眼中，他最關心的似乎不是信徒一同為他的坐牢對政權作出譴責。保羅在此分享這受苦對他個人屬靈旅程的意義：「使我認識基督」。什麼意思呢？就是在受苦中體會基督復活大能的幫助。復活的大能，不是指上主從前叫基督那一次復活的能力，而是指信徒在這末世期間，不斷在承擔生命的逆境過程裏，靠賴以面對的能力。

然而，這份能力是不能以物理學的實證方式去量度的。就如受苦的意義不能被醫生界定，面對苦難的動力亦不能單單倚靠客觀理性的分析去獲得。唯一經驗這能力的方式，是投入基督受苦、受死、復活以及再來的敘事軌跡 (narrative trajectory)。當我們全情代入這條時間線，讓這故事去主導我們人世間種種的壓迫，我們就能覺醒發現另一層的意義：為主受苦是一個讓我們校正人生焦點、以基督再來的那日子為終點線的一個屬靈操練。在保羅故事的終點，不是死亡，是「從死人中復活」的榮耀。保羅盼望的就是這日子：「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他要按著那能使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把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腓三 20-21)

保羅就是這樣，進入另一個平行時空，藉受苦進入另一層次的屬靈經驗。

思想：

- 為主受苦，能為死亡帶來全新的意義。但人的天（罪）性卻是貪圖安逸，更遑論是為主受苦了。你可曾面對為主受苦的掙扎？其中爭奪你認同的其他故事，跟基督耶穌忠心至死的敘事軌跡，有什麼一樣，有什麼不一樣？
- 你認為你有什麼方法能提升你為主受苦的心志？你今天可否嘗試一下嗎？

第 20 日

弄清自己的終點線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三 12-14；一 6, 10；二 16

第三章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或許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要我得著的。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里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第一章

6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這工作。

10 使你們能分辨是非，在基督的日子作真誠無可指責的人，

第二章

16 將生命的道顯明出來，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得以誇耀我沒有白跑，也沒有徒勞。

所有敘事都有時間軌跡，會為投入的人創出過去的記憶、未來的預期及當下的體會。保羅可以怎樣類比自己的敘事與信仰人生？一個直奔往終點線的跑道。當其他猶太領袖仍然依戀傳統，基督受苦但仍未得平反的故事軌跡就教保羅定睛那放在前頭的標竿。

保羅在別的經文，都是用「呼召」(κλήσις) 這字來形容信徒屬靈旅程的起步點，在那裏經歷上帝的呼召(參林前一 26, 七 20, 羅十一 29)。但在腓三 14，這呼召除了是從上面來的，更是在跑步賽道前面的終點線。就是這個終點，叫保羅不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而是教他忘記過去一切他曾為主擺上的，「全力爭取前面的」(《新漢語》就「努力面前的」的另譯)。這個前面的終點線，不單是一個位置，更是一個時間，是一個大日子。這日子就是(耶穌)基督的日子(一個只見於腓立比書的片語)。

「主的日子」(Day of the Lord) 是一個《舊約》先知書常見的主題(結十三 5; 珥二 1, 11; 番一 7-8, 14 等)。在那一天，上主常常以神聖戰士的形象出現，大能地插手干預世上事務，伴隨這干預往往是一個「宇宙性」規模的世界動盪，帶來一個又一個的激變、聖戰及破壞，為地上的人同時帶來警告及希望。

看哪！耶和華的日子臨到，必有殘忍、憤恨、烈怒，使這地荒蕪，除滅其中的罪人。(賽十三 9)

耶和華在他軍旅前出聲，他的隊伍龐大；遵行他命令的強盛。耶和華的日子大而可畏，誰能當得起呢？(珥二 11)

留意，先知提到這日子，不是要我們猜想主耶穌將於歷史裏的那一天回來。不同時代的先知都採用這「時間符號」，是為了警告人預備好迎見上主的審判，因為祂能夠主導歷史向著祂的目標運行。故此，當保羅採用此「時間符號」，並改寫成「基督耶穌的日子」時，就是要將基督耶穌及他自己的故事，灌入這昔日耶和華的日子的傳統裏。一方面，這個於終點線的標竿，是見於保羅跑完人生旅程的那日子，是他未知將於何時發生的離世日子；另一方面，這日子亦是保羅深盼主耶穌獎賞他、為他平反的日子(參腓三 20-21)。前面的這日子，真是何等的重要呢！

可以推論，但凡輕忽這日子，就會失去往前奔跑的動力，失去從神而來的力量及方向。與那些只將耶穌看成天國入場券的人相比，保羅信主後的堅忍故事，從來都不會變成

次要，保羅從不會陷入一個「我已經得救，信主後不須熱心也可得救」的論述。

思想：

- 與其擔心輸在起跑線，不如關心自己正跑往哪一條終點線。你會怎樣形容你故事的終點？你對那一天，有什麼期待？
- 你知道你的標竿是什麼嗎？它在哪裏？有什麼東西會攪擾你，叫你偏離這標竿？

第 21 日
平安一斤幾多錢？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三 15~16

15 所以，我們中間凡是成熟的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什麼事上存別樣的心，上帝也會把這些事指示你們。16 然而，我們達到什麼地步，就當照這個地步行。

當你走進一個人的房間，常常會在牆上看見他所喜歡的海報、相片或繪畫。從這掛牆飾物，我們不單可以認識到那人的興趣喜好，還可能了解到他所崇拜的英雄人物及相應的人生觀。在風平浪靜的時候，英雄人物或許只存在於戲劇之中，但當世界及社會出現動盪，未來顯得模糊不清時，我們就特別需要找現實世界裏的人作英雄，為我們的人生指點方向。

萌芽中的腓立比教會，亦是面對著一個充滿動盪的未來。他們不肯定保羅能否出獄，不肯定以巴弗提會否病死，不肯定繼續拒絕帝王崇拜的後果，不肯定其他市民會怎樣對待他們，不肯定保羅死後的教會方向，不肯定怎樣處理教會內的紛爭等等。就在這前路充滿各式各樣不穩定的狀態下，他們需要一個能為他們前路作出指引的生活手冊。

然而，這手冊不是一個投資講座，是一個為主奔跑至終點的人生取態（腓三 12~14）。

有人以為保羅說「我們當中凡是成熟的人」（Ὅσοι οὖν τέλειοι...），是一個諷刺，因為他剛剛才於腓三 12 說自己也未完全（τετελείωμαι），但在此卻設若自己也在完全人中間。保羅先說自己未完全（τελειόω），再說凡人以為自己「完全」（τελειόω，《和合本》腓三 12），保羅若非自相矛盾，就是在說反話，在諷刺某些自以為完全的人吧？

但其實腓三 15~16 的焦點是提醒信徒，當以腓三 12~14 的跑步隱喻去主導思考（τοῦτο φρονῶμεν），成為他們人生的金科玉律。事實上，每逢保羅用原文 Ὅσοι 去表達「凡是」，他都在表達「包含眾人」而非「二分割席」的想法（inclusion rather than partition, 羅六 3, 加三 27）。故此，保羅希望將自己繼續向前為主奔跑的圖畫，植入腓立比信徒的自我群體理解（collective self-understanding）之中。留意腓三 15「指示」的原文是 ἀποκαλύπτω，常常見於上主啟蒙人心及顯示真理的表達。保羅及其他新約作者就曾這樣用這字：

既然樂意把他兒子啟示（ἀποκαλύπτω）在我心裏（加一 16）

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讓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向他的聖使徒和先知啟示（ἀποκαλύπτω）一樣（弗三 5）

耶穌回答他說：「約拿的兒子西門，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啟示（ἀποκαλύπτω）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啟示（ἀποκαλύπτω）的。」（太十六 17）

保羅提醒腓立比信徒，他的奔跑圖畫不是可有可無的，若他們心存異議，保羅期待上主會在適當的時間，親自啟蒙他們。當然，腓立比教會雖為一體，但各人的步伐卻有不同，對自己能夠為福音受苦的程度也不一樣。就此保羅就補上一句：「無論如何，我們達到甚麼地步，就該按着甚麼地步行」（腓三 16）。

當世界出現動盪，我們就特別需要人為我們的人生指點方向。面對未來，我們原來不需預知一切去找著平安，我們需要從上主而來的啟示——一幅能指示我們方向的圖畫。

思想：

- 面對最近動盪的世界局勢，除了耶穌之外，什麼人或事物能給你多一點的平安及安慰？他們都是源自上主的恩典，是嗎？
- 我們或者不會去油麻地的廟街去占卜（參出廿二 18, 利十九 26），亦不會像掃羅王找交鬼婦人去招撒母耳上來（撒上廿八），但我們卻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太廿六 41）。按著你的處境，你有什麼事情需要主的啟示，為你指示方向的呢？

第 22 日

我的身體不是我的身體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三 17~19

17 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效法我們榜樣的人。18 因為，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告訴你們：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19 他們的結局就是滅亡。他們的神明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光榮，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你有敵人嗎？這樣問或許不太好。改個方式再問：你的敵人多嗎？

一個以仇恨為本的人生，敵人處處；一個以仇恨為本的社會，割席處處。面對如斯不和諧的人生及社會，難道我們要鐘擺一搖，推崇一個凡事包容、鏟除一切價值對錯的「平等世界」？凡事包容不問對錯，社會是否就會變得和諧，人生是否就會少一點積怨，多一點喜樂？

腓立比書除了充滿「喜樂」，亦是一卷愛恨分明的信件。承接腓三 12~16，保羅鼓勵弟兄姊妹要一同效法他，以為福音受苦的樣式為光榮。來到腓三 18，保羅的目光及語氣變得嚴厲，從前面的正面鼓勵轉向負面的警告。原來許多人不單沒有按著基督十字架的樣式去生活，甚至是此樣式的仇敵。

一提到耶穌的敵人，我們可能會立即聯想到福音書裏的法利賽人、文士及祭司長，甚至是猶大。就是這班宗教領袖出賣耶穌，為了自己的權力及私利，將耶穌交給彼拉多，最終釘死十字架，但他們卻非這裏的「基督十字架的仇敵」(τοὺς ἐχθροὺς τοῦ σταυροῦ τοῦ Χριστοῦ)。「基督十字架」亦指基督釘死的那一個實體十字架，因為那個十字架雖然「釘死」耶穌，但它卻不會影響到保羅，更不會對腓立比信徒帶來威脅。

沿用「以腓立比書去解腓立比書」的首要原則，基督十字架其實是一個隱喻符號 (metaphorical symbol)，簡要地指向基督一生忠心為上主受苦的生活樣式。保羅沒有明言這些人的身分，但關鍵的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是為福音受苦的相反。正為福音坐牢的保羅，可以想像他的身體或許已經經歷某程度的羞辱及損傷。早在第一次到訪腓立比，保羅與西拉被關進監獄之前，他們就曾被「群毆」，衣裳被撕開，身體更被打了許多棍（參徒十六）。保羅既在腓一 30 說：「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曾在我身上見過、現在所聽到的是一樣的」。似乎腓立比信徒面對的「身體危機」，即使不如保羅所面對的程度，也可能關乎某程度的「身體威脅」吧？換言之，身體正是保羅及腓立比信徒見證上主的地方，亦是他們高舉基督的媒介。不同的敘事正在就保羅及腓立比的身體，爭奪話語權，為它提供意義。

帶著這樣的前提，我們再讀腓三 19 的「他們的神明是自己的肚腹」，就會較容易掌握保羅的意思。肚腹的原文 κοιλία 的另一可能翻譯是性器官。這些令保羅流淚的仇敵（有解經家猜想他們或許是前腓立比教會成員），他們終日對身體享樂的追求，可說已去到一個敬拜的程度。正在鼓勵信徒將身體獻上的保羅，怎能不跟他們割席，怎能不為他們痛心呢？

擇善固執，不是仇恨。為主受苦，拒絕放縱。

思想：

- 對他人的認同與割席，著實伴隨我們一生故事的發展。你是建基於什麼去跟人認

同及割席？

- 你有想過自己也可能成為「基督十字架的仇敵」嗎？為什麼？

第 23 日

沒有張力，沒有動力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三 20~21

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21 他要按著那能使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把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有些人感受不到信耶穌原來很有張力(tension)。張力不是一個人姓張，單名一個字力，張力是指，當一個人全心效忠天上基督時，他往往會跟效忠地上政權出現某程度上的矛盾、困難甚至是衝突。某些時代的張力可能比較大，某些時代的卻可能比較小。在初期教會的時代，這種張力不小，如何靠主恰當地處理這張力，不單是保羅實際要處理的牧養問題，亦是他神學信息的一部份。

但有些人看不見腓立比書有這種張力，他們以為保羅用國民或公民這些比喻，是假設信徒既然已經效忠帝國，就更應效忠基督帝國。照這種讀經的角度，腓立比書就毫無效忠對象的爭議。一個是地上的效忠，另一個是天上的效忠，活在地上的信徒，目光定睛永恆，不是就可以了嗎？地上及天上兩故事，就如兩條平行線一樣，彼此沒有重疊，沒有抵觸，沒有影響。兩個不同的平行時空。這種信仰人生，地上與天上之間的效忠，毫無矛盾可言。一點張力也沒有。比喻「天上國民」(腓三 20)背後的文化故事，就是：羅馬公民應當小心不被外族人的差劣文化影響，我們齊來做個好市民，就可以了！

然而，腓立比書的成書處境，正是信徒面對忍受參與「帝王崇拜」(imperial worship)的壓力。這樣，基督國度與羅馬帝國之間的關係，就會包含一種「兩者必須選擇其一」的效忠爭奪意味。地上與天上之間的效忠，就算不是水火不容，亦非萬分和諧。反思比喻「天上國民」(腓三 20)背後的文化故事，是什麼處境能叫羅馬公民一方面大聲疾呼仇敵的沉淪(腓三 18~19)，另一方面熱切等候(《新漢語》，腓三 20)自己得著援助及拯救？

根據經文，腓立比書的保羅的確頗像一位軍事將領，向部隊發號施令一樣。事實上，當時的帝國公民，經常都要因應面對外敵入侵，而參與各樣「領土防禦」(territory defence)的戰役。唯有一個羅馬城市，被羅馬帝國以外的人攻擊，他們的市民才會熱切渴望及等候救兵的來臨。同樣，就在基督耶穌的日子，祂將回來並親自替那些身體受羞辱的信徒，為他們的身體改換一新，與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腓三 21)。

有誰會如此渴望身體被改換，與基督受辱後的身體相似？有誰會熱切渴望救主的再來，為他們平反？就是那些敢於效忠天上政權多於地上政權的人。他們承認張力，面對張力，活在張力中。腓立比書的保羅，沒有因著這張力轉而致力顛覆羅馬帝國政權，就在這張力之中，他鼓勵你我為福音付上代價，承擔生命。

思想：

- 你面對的張力大嗎？這張力正如何影響你與上主及別人的關係？
- 時代當然不是信徒體會這張力大小的唯一因素，但每個時代信主的人，又的確帶著若干共有的故事，進入教會之中。兩批教會弟兄姊妹就此張力的不同反應，你認為會影響教會弟兄姊妹的合一嗎？有什麼聖經或神學信念，可以幫助信徒之

間不致陷入一種政黨相爭、割席絕交的狀態？

第 24 日

你聽到主的腳步聲嗎？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四 1~7

1 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我親愛的，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2 我勸友阿蝶和循都基要在主裏同心。3 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要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她們在福音上曾與我、革利免和我其餘的同工一同勞苦，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5 要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7 上帝所賜那超越人所能瞭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里，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就算是最完美的教會，信徒之間都會有不同意見，都會有爭議，但這卻不一定會演變成為危機。友阿蝶和循都基之間有什麼問題？保羅沒有明言。但可以想像，信徒既要承受政權的壓力，又要面對保羅及其他領袖之間的神學爭議，這環境實在好不容易。留意保羅對她們的勸勉：「在主裏同心」（τὸ αὐτὸ φρονεῖν ἐν κυρίῳ，腓四 2）。「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不是保羅的思考原則。能叫人放下冤仇的，不是逃避問題或避重就輕的技巧，而是以主耶穌故事去思考的方式（腓二 5~11）。放棄了以耶穌故事作為倫理思考的教會，就會將社會坊間的智慧過份地帶入教會，教會的問題就不會有出路。

主已經近了（ὁ κύριος ἐγγύς）。讀到此句的時候，不知你會否覺得保羅的話不準確。事實上，距離保羅寫腓立比書之時已近二千年，但主仍然未再來。保羅是否搞錯了什麼？其實《聖經》不是一本 National Geographic 或 History 雜誌，我們不應單以科學準確的角度去理解它；上主亦沒有將祂所知的一切放在《聖經》之內，彷彿我們讀聖經就可知曉一切。我們信上主，我們不是上主。

更合適的閱讀方式，是將「近了」看成一個符號，一個激發我們生出警醒的心的影像。保羅沒有搞錯，因為他的目的正是要我們在不知未來如何的情形下，預備好自己迎見那有如戰士的耶穌。所以，這種閱讀只適用於那些願意謙卑自己等候主隨時再來的人。《聖經》包含的不單是資訊，更是一份邀請人順服神的邀請。

留意：再來的耶穌亦不像第一次。這次祂要按著那能使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叫萬邦都在祂面前屈膝（腓二 9~11）。就是這份期望，教我們既喜樂（腓四 4）又恐懼戰兢（腓二 12），使我們一無掛慮，經歷主所賜那超越人所能瞭解的平安。

現在，君王啊，應當謹慎！
世上的審判官哪，要聽勸戒！
當存敬畏的心事奉耶和華，
又當戰兢而快樂。
當親吻兒子，免得他發怒，
你們就在半途中滅亡，
因為他的怒氣快要發作。
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詩二 10~12）

思想：

- 保羅的心願，是「友阿蝶和循都基要在主裏同心」。你呢？上主正感動你，要跟

誰在主裏同心？

- 「主已經近了」是保羅的真心體會。這也是你的真心體會嗎？為什麼？

第 25 日

為何我祈禱過都無平安？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四 6~9

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7 上帝所賜那超越人所能瞭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里，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8 末了，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義的、凡是清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贊，你們都要留意。

9 你們從我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事，你們都要繼續去做，賜平安的上帝就必與你們同在。

筆者記得初信主後幾年，有一次在教會遇到一位自中學團契就認識的團友。好久沒有在教會見到她的蹤影了，便上前關心她一下，閒談了幾句後，就從為何她沒有到教會聚會，談到她連《聖經》也沒有讀了。就在閒聊結束之際，她衝口而出說了一句話，到近卅年後的今天，我仍記得：「不過我有祈禱。」一句其實好平常的話，卻不斷停留在我的腦海裏。「沒有神話語的禱告，究竟是什麼樣的禱告？禱告而不讀經，這是一個基督徒嗎？以自己為本的信仰活動，難道是真摯真誠真理？信仰生活應該有一套標準去跟從的嗎？」我沒有這樣回應那團友。我在問一個初信者，我在問我自己。

上帝是賜平安的神，毋庸置疑吧？無論有沒有信主，大部分的人或許都渴望找到平安。平安可能是一份安全感，一份對未來充滿把握的感覺，一種心靈狀態，一份滿足於當下的體會等等。然而，我發現信了耶穌的人，他們的平安，不一定比沒有信主的人多，為什麼呢？原因是上主與我們的關係，是有原則的，是有機制的。

賜平安的上帝就必與你們同在，這是一個寶貴的應許。但這應許作為一份關係的建立，其實是建基於兩個基礎。第一，保羅說：「你們都要留意」（腓四 8），《新漢語》譯作「這些事你們都要思量」，意思就是信徒必須讓自己的思想專注於上面的種種美德：真實或譯誠實；可敬或譯莊重；公義或譯合理；清潔或譯純潔；可愛或譯喜悅；有美名或譯感動人的。類似的美德清單，其實亦見於羅馬社會一般的道德指引之中。在基督故事的基礎上，保羅引用這些「民間智慧」，一方面將教會倫理接軌於社會基調，為仍在世生活的腓立比信徒建立處世守則；但另一方面，這些美德必須從基督故事的角度去演繹，叫信徒不致隨波逐流，用世俗美德去主導他們的生活。

第二方面，保羅說：「你們都要繼續去做」（腓四 9），《新漢語》譯作「這些事你們都要實踐出來」，意思就是信徒必須讓自己的行為與保羅所展現的一致。生命成長的模式當然超越模仿，但信徒初信階段的靈命發展，卻不可忽視模仿。生命或許不應盲目「倒模」，但卻應該積極感染。保羅不用成為完美才將自己的生命實踐推薦給腓立比教會。

基督徒藉禱告能消除掛慮，能得著超越人所能瞭解的平安。但基督徒若不「思量」及「實踐」上主藉教會先賢傳承的救恩，這平安不會長久，這平安，甚至不是從神而來，只是一種自我慰藉。

思想：

- 你覺得自己的禱告能帶給你平安嗎？為什麼？
- 你喜歡什麼模式的靈命成長？是思量性為主，還是行動性為主？你覺得自己「平

- 衡」嗎？
- 曾有誰將自己的生命推薦與你，成為你的生命師父嗎？你呢？你會將自己推薦給誰呢？

第 26 日
當期望落空...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四 10~14

10 我靠主大大喜樂，因為你們關懷我的心如今又表現了出來；其實你們一直都關懷我，只是沒有機會罷了。 11 我並不是因缺乏而說這話，因為我已經學會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1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任何事情，任何景況，我都得了秘訣。 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14 然而，你們能和我分擔憂患是一件好事。

「正面」思考，是一個很受家長以至社會認同的價值觀。明天會更好，希望在明天。與自卑自憐的「負面」心態相比，有誰不會肯定「正面」思考呢？有誰不想自己的兒女，對前路充滿希望及把握，相信自己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難呢？「正面」當然比「負面」好。同樣，當我們聽到保羅說：「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四 13）這節經文真的好受歡迎。「凡事都能做」，這故事的確好聽，我們都會喜歡。然而，這種金句式的讀經方式，卻常常叫我們忽視經文的處境，以致誤解經文的真意。《新漢語》對腓四 13 的翻譯，就較能帶出保羅的心境：「靠着那賜給我力量的，甚麼情況我都能應付。」

腓立比書其實是一卷「期望處理手冊」(expectation management manual)。保羅在未知能否出獄的情況下，仍然深信基督能藉他的故事得榮耀。同樣，當保羅在腓四 11 說他「已經學會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就是在未知腓立比教會的供應將於何時臨到，仍然深信基督有祂的美意，有最好的安排。旁人或以為這是阿 Q 精神，但保羅靠賴的其實是基督故事引申出來的敘事邏輯 (narrative logic)。基督受苦待平反的故事（腓二 5~11，三 20~21）不僅是保羅得進天國的確據，更是他面對變幻莫測之未來的「鎮靜劑」，是他的平安來源。

一般人代入保羅於腓立比書的處境後，或許都會感到孤單與擔憂，但保羅卻「在主裏大大喜樂」（《新漢語》腓四 10）。原因不僅是因著他剛剛收到腓立比教會的實質關懷（例如金錢、食物等）而帶來的短暫興奮情緒，更是建基於「在主裏」。這種喜樂的特點，是看輕眼前得失，如卑賤、豐富、飽足、飢餓、有餘及缺乏，卻看重故事終極朝向的那日子。能為保羅帶來這平安的，不是源自他自己的禪修，而是一份確信上主能為他未來包底的信心。「正念減壓」(Positive thought therapy, 或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或者有益於管理情緒及壓力，但不正視世界終局的「活在當下」，卻有機會淪為一種自我麻醉。就是這種「在主裏」的敘事邏輯叫保羅常常保持喜樂，不致陷入孤單與擔憂。

事實上，這份靠主處理變幻未來的心境，亦見於腓一 27 的一句片語：「福音的信仰」(τῆ πίστει τοῦ εὐαγγελίου)。作為《新約》唯一一次出現的片語，「福音的信仰」其實不是指信徒齊心努力的「服事對象」，而是指能為信徒的未來「帶來保障的福音」。腓立比信徒正是要學習保羅一樣，靠藉這種正向盼望去齊心努力。

思想：

- 面對未來，你的感覺如何？保羅的故事能為你的處境帶來什麼啟發嗎？為什麼？
- 在過去，你曾將什麼事情交在主的手裏，或得或失都願意順服主的安排呢？那次經驗，對你的靈命有什麼影響？面對未來，有什麼事會容易令你感到不安？你希

望主怎樣幫助你及塑造你？

第 27 日

承擔別人生命而生的逆境

作者：葉應霖

經文：腓四 14~23

15 腓立比人哪，你們也知道我開始傳福音、離開馬其頓的時候，在收支的事上，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和我分擔。16 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再差人來供給我的需用。17 我並不求什麼饋贈，只求你們的果子不斷增多，歸在你們的賬上。18 但我已經如數收到，並且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饋贈，當作極美的香氣，為上帝所接納、所喜悅的祭物。19 我的上帝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里，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20 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上帝，直到永永遠遠。阿們！21 請問候在基督耶穌里的各位聖徒。跟我一起的眾弟兄都問候你們。22 眾聖徒都問候你們，特別在凱撒家裏的人問候你們。23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與你們的靈同在！

基督徒很怕政治迫害嗎？或多或少吧！能惹來殺身之禍的壓迫，怎能不緊張呢？然而，那些叫基督徒最難受及難以面對的，往往不一定是政治迫害，而是源自其他信徒的傷害及引發的失望。保羅面對的，正是這樣的圖畫。但保羅卻沒有被其中的逆境及苦楚吞噬。

看見從上主而來的馬其頓異象之後，保羅不再於亞細亞 (Asia Minor) 傳道，轉戰馬其頓省。然而，跟從主的引導卻沒有帶來一帆風順的經驗（單純用開門關門的比喻，或順利不順利的過程去辨別上主的引導，實在並非每次都適用）。保羅先在腓立比被「群毆」（徒十六），再於帖撒羅尼迦被猶太人攪擾，再次被陷於顛覆羅馬帝王及擾亂社會安定的罪名，引發城市的騷亂（徒十七 1~9）。我們不肯定這些擾亂社會安定的指控，有否影響到教會對保羅的觀感，但可以肯定的是，當保羅離開馬其頓的時候，大部份教會都沒有在經濟上支持保羅。庇哩亞教會沒有，帖撒羅尼迦教會也沒有，只有腓立比教會有。根據腓四 10，腓立比教會對保羅的支持，似乎也停頓了一段短時間。上主的這個馬其頓異象，會否曾為保羅帶來一些苦澀的感覺？我認為好有可能。

「弟兄們，我們要把上帝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惠告訴你們：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考驗的時候，仍然滿有喜樂，在極度貧窮中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慷慨。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能力，而且超過了能力來捐助，主動……」（林後八 1~3）

但這些苦澀，現在因著以巴弗提的饋贈，都變成叫保羅心感充足，變成「極美的香氣」了（腓四 18）。保羅沒有聚焦在為何其他教會沒有支持他，他注目在腓立比教會對他的供應，已為他們的「積金戶口」，帶來豐富的入賬。同樣，腓立比信徒雖曾極度貧窮，但他們的反應亦非自怨自艾。原來逆境帶來的不一定是長久的苦澀。陷於患難中大考驗的腓立比教會，最終竟然能叫保羅有餘並充足。腓立比書凸顯了一幅信徒在基督裏的生命力，這股生命力是按著能力，又超過了能力。保羅沒有操控他們，因為他認識的基督，是一位看別人比自己重要的神（腓二 3）。蒙上主引導的擺上，能結連別人卻沒有被擺佈。

在保羅眼中，承擔別人生命而生的逆境，是上主彰顯自己的方式，亦是他認識基督、經歷基督的受苦的過程（κοινωνίαν παθημάτων αὐτοῦ, 腓三 10）。但保羅卻不是受苦主義者，他的受苦是向著特定生命群體而生的。腓立比教會，就是這生命群體。

思想：

- 你可曾遇上什麼逆境，是去到一個超越你所能信靠主的上限？腓立比書有給你一個新視野嗎？為什麼？
- 上主有將什麼特定的生命群體，交託在你的心上嗎？你有與他們建立一種互相守望及記念的關係嗎？為什麼？